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四 ——明鄭時期的逃禪「遺民僧」與禪派

闕正宗

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

一、前言

自清順治十八年(1661)遷界令頒布後，中國沿海各省淨空數十里，以防堵百姓與鄭軍接觸，史載：「成功嘆曰：『使吾徇諸將意，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，英雄無用武之地矣。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，田廬邱墓無主，寡婦孤兒望哭天末，惟吾之故！以今當移我殘民開闢東土，養精蓄銳，閉境息兵，待天下之清未晚也』！乃招漳、泉、惠、潮流民以闕汙萊。制法律、定職官、興學校、起池館，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。」¹ 尋覓海外長治久安以抗清之地，台灣成為鄭成功之首選。

1661年4月，鄭成功從金門料羅灣發兵，率百餘艘戰艦、官兵二萬五千餘人，目的在驅逐據台荷蘭人。經七個月鏖戰、圍城，終於迫使荷蘭台灣總督揆一投降，開啟鄭氏三代22年的台灣統治。

1662年2月9日，荷蘭人退出台灣，同年6月23日，鄭成功薨於安平，史載：「壬申五日，成功死於臺灣。成功感風寒，月朔受謁尚坐胡床，諸將不知其病。數日卒，年三十九。」² 鄭成功逝後，

1. 清·徐鼎：《小腆紀年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134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年，頁960。

2. 清·邵廷采：《東南紀事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96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年，頁143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四——明鄭時期的逃禪「遺民僧」與禪派

由其子鄭經繼位。

明末清初，不願臣服或入仕於新政權而逃禪成為「遺民僧」者比比皆是，如禮覺浪道盛出家的無可和尚（方以智，1611-1671）、如幻超弘（1605-1678）等等。一些王公貴臣及文人雅士逃禪者隨鄭成功或鄭經來台，而沿海各省的「遺民僧」亦有部分入台，觀其禪派，當屬臨濟。

二、逃禪的名士與貴胄

明末滿清入關，眼見國破家亡之官宦文人，知其勢不可為而逃禪者比比皆是。1645年6月，朱聿鍵（1602-1646）立於閩，號「隆武」，1646年8月，隆武帝被捕於汀州，明崇禎16年（1643）的進士周齊曾（1603-1671）嘆曰：「國家禍亂至此，區區閩、粵一隅，不令長吏撫循其民，猶仍故習；是夫也，必敗國。不忍城社之及於禍也。拂衣歸；監司因留之，不可。歸而江東已失守，徬徨號泣；入剡源，架屋林壑深處，號曰『囊雲菴』。盡去其髮……因自號『無髮居士』。」當時紳士隱於禪者，有法幢（林曾志）、漁山（熊開先為僧，改名黃檗）、無可（方以智）等人。³

明鄭時期流寓來台的名士，是否篤信佛教尚無定言，或與周齊曾相似，然於國仇家恨之中逃禪變服者，是當時的一種現象。學者楊惠南將明鄭時期鄭成功王朝及其部屬，或明末流亡來台的遺臣、文人創建寺廟所構成的台灣佛教，稱為「名士佛教」。其引用梁湘潤、黃宏介編撰的《臺灣佛教史》所舉「名士佛教」之特質，稱：那是一種介於出家僧侶和在家貴族之間的佛教；也是一種介於「法

3. 清·凌雪：《南天痕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76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年，頁336-337。

理佛教」(鑽研深奧哲理的佛教)和「庶民佛教」之間的佛教。他並指出,這一時期的台灣「名士佛教」有三大特色:(1)宗教與政治的牽扯不清;(2)強烈的「逃禪」心態;(3)濃郁的文學氣質。⁴鄭氏三代在台逃禪的名士大體如下:

1、沈光文(1612-1688)

明末文人、官吏,「沈光文,字文開,一字斯菴;鄞人。少以明經,貢太學;福王授太常博士」,⁵康熙元年(1662)「七月,挈其眷,買舟欲入泉州,過圍頭洋,遇風瀕貝風,飄泊至臺,不能返棹,遂寓居焉」。⁶

「成功卒,子錦嗣;改父之臣與政,軍亦日削。光文作賦諷之,幾不測;乃變服為浮屠,逃入臺北鄙,結茅羅漢門山中以居。」⁷

沈光文因賦詩諷刺觸怒鄭經,便逃禪以避殺身之禍,「乃改服為僧,入山不出,於目加溜灣番社傍教授生徒,兼以醫藥濟人」。⁸沈光文逃禪後法號超光,「入山不出」,現僧相後,先於羅漢門山中以居,旋於目加



沈光文畫像

4. 楊惠南:〈明鄭時期臺灣「名士佛教」的特質分析〉, <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jw!JMMEdxuIckOEqBimbokA783F/article?mid=-2&next=1576&l=a&fid=28>, 2019.5.27。

5. 《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(遺逸)·沈光文》,臺灣文獻叢刊第243種,台北: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,1968年,頁976-978。

6. 清·蔣毓英:《臺灣府志·沈光文列傳》,台北: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,1967年,頁220。

7. 同註5。

8. 同註6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四——明鄭時期的逃禪「遺民僧」與禪派

溜灣（今台南善化）授徒自給，康熙 22 年（1683）施琅克復台灣後才又公開活動，但仍示以僧相。

「羅漢門」傳為今日高雄內門，〈普陀幻住菴〉極可能是他逃禪後所作：

磬聲飄出半林聞，中有茅庵隱白雲。幾樹秋聲虛檻度，數竿清影碧窗分。

閒僧煮茗能留客，野鳥吟松獨遠群。此日已將塵世隔，逃禪漫學誦經文。⁹

詩中表明他落髮之後「逃禪漫學誦經文」的心情，逃到羅漢門的沈光文另留有山居八首，大部分都是描寫對國破山河的寄懷，壯志未伸，隱含逃禪念由：

生平未了志，每每托逃禪。不遂清時適，聊耽野趣偏。
遠鐘留夜月，寒雨靜江天。拯渙方乘木，才弘利涉川。
念此朝宗義，孤衷每鬱寥。未能支廈屋，祇可託漁樵。
冀作雲中鶴，來聽海上潮。長安難得去，不是為途遙。¹⁰

沈光文為浙江人，浙江外海的觀音道場普陀山其應不陌生，故以「普陀幻住菴」為寺號，當其來有自。鄭經逝後，沈光文又受到禮遇，不久，施琅克台，沈光文與 1684 年初為諸羅縣令的季麒光相交，「日與諸羅令季麒光輩結社聯詩」，¹¹ 麒光「為粟肉之繼」。

9. 清·范咸：《重修臺灣府志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 年，頁 713。

10. 連橫：《臺灣詩乘（卷 1）一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 年，頁 5。

11. 清·林焜燝纂，林豪續修：《金門志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80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0 年，頁 311-312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二期

1688年沈光文去世，「葬於善化里東保」，著有「『臺灣賦』、『東海賦』、『槎賦』、『桐花芳草賦』、『草木雜記』」。¹²

2、李茂春（?-1675）

《臺灣府志》載：「李茂春，字正青；漳之龍溪人也，登明隆武丙戌鄉榜。遯跡至臺，好吟詠，喜著述；仙風道骨，性生然也。日放浪山水間，跣足岸幘，旁若無人。構一禪亭，名曰『夢蝶處』；與住僧誦經自娛，人號李菩薩。尋卒，因葬於臺。」後「易以陶瓦，清流修築，日增勝概，改為準提庵」，¹³之後僧人改名為法華寺。¹⁴



李茂春的夢蝶園（今台南法華寺）

12. 清·范咸：《重修臺灣府志》，頁393-394。

13. 清·高拱乾：《臺灣府志》，頁212、頁220。

14. 清·劉良璧：《重修福建臺灣府志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74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年，頁467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四——明鄭時期的逃禪「遺民僧」與禪派

李茂春是明永曆十八年（康熙三年，1664）2月隨鄭經東渡台灣，其他一起來台者還有：寧靖王、瀘谿王、魯世子、巴東王諸宗臣，及明故臣王忠孝、辜朝薦、沈佺期、郭貞一、盧若騰等。¹⁵鄭氏參軍陳永華（1634-1680）與李茂春有交，特記曰：

吾友正青善寐，而喜莊氏書。晚年能自解脫，擇於州治之東，伐茅闢圃，臨流而坐，日與二、三小童，植蔬種竹，滋藥弄卉，卜處其中，而求名於余。夫正青，曠者也，其胸懷瀟灑無物者也。無物則無不物，故雖郊邑煙火之所，比鄰遊客樵夫之所闐咽，而翛然自遠；竹籬茅舍，若在世外，閒花野草，時供枕席；則君真栩栩然蝶矣。不夢夢也，夢尤夢也。余慕其景，而未能自脫，且羨君之先得，因名其室曰夢蝶處，而為文記之。¹⁶

李茂春喜老莊哲學，晚年「植蔬種竹，滋藥弄卉」，於所居之處求名於陳永華，因名之以「夢蝶處」，後「與住僧誦經自娛」。可見李茂春應是喜好老莊的佛教徒。

3、盧若騰（1600-1664）

據載：「盧若騰，字閑之；同安浯州人。明進士。懷宗召對稱旨，授兵部主事。疏劾督師楊士昌，陞本部郎中，兼總京衛武學。三上疏，劾定西侯蔣惟祿。有惡其太直者，外遷寧紹兵備道。瀕行，劾兵備陳國興。既至浙，興利革弊，兩郡士民有『盧菩薩』之謠。

15. 清·沈雲：《臺灣鄭氏始末》卷5，臺灣文獻叢刊第15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84年，頁60。

16. 清·謝金鑾：《續修臺灣縣志》卷5，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年，頁335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二期

鼎革後，遯跡澎湖，杜門著述；詩文甚富。」¹⁷

盧若騰為一虔誠佛教徒，其墓在金門，根據金門縣政府網站對盧若騰故居的介紹：

曾於永曆十五年（1661年）倡修海印寺，留有〈募建太武寺疏〉及〈重建太武寺碑記〉。盧宅為一落四檁頭形制，外觀簡樸素雅，僅牆規上置有「留庵故居」門匾。主屋（大厝身）屋脊採圓脊（馬背），裝飾亦簡單，僅明間鏡面牆堵，彩繪有「卍」（萬字）不斷圖形。其墓園位於村後山坡上，一處前低後高、座西朝東的風水地上。以花崗石材砌築，墓碑碑石頂部直角方正，銘文共分四行，中間二行楷書陰刻，左碑刻一「奉」字，碑右刻「遺命勒石」。與一般清墓碑文的編排樣式迥異，墓翼形狀亦較特別，且無設置后土。¹⁸



盧若騰墓墓碑

從上文看來，盧若騰被稱為「盧菩薩」當無愧矣。

4、林英（生卒年不詳）

明末遺臣，少數出家為僧者，據《廈門志》載：「林英，字雲又；

17. 清·劉良璧：《重修福建臺灣府志》卷17，頁450-451。

18. 《金門縣政府·盧若騰故宅及墓園》，<https://jincheng.kinmen.gov.tw/cp.aspx?n=2D023F5964C0F4F5>，2019.5.27 瀏覽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四——明鄭時期的逃禪「遺民僧」與禪派

福清人。崇禎歲貢，積學負文名。任昆明令，有神明之稱。永明王時，為兵部司務。壬寅（1662），削髮為僧；從雲南遁至廈島。旋入臺灣（「東平紀略」）。¹⁹

5、張士櫛（1594-1692）

《重修臺灣府志》載：「惠安人；萬曆丙辰進士，張礦之孫。八歲補弟子員，登崇禎癸酉科副榜。康熙十三年耿逆之變，避難於浯、廈、漳、澄之間。二十八年，遁跡來臺，居於東安坊，杜門不出；持長齋，焚香烹茗，日以書史自娛，飄然於世俗之外。辟穀三年，惟食茶果。年九十九，卒。」²⁰從「持長齋，焚香烹茗」、「辟穀三年，惟食茶果」判斷，張士櫛也應是佛教徒。

明末因國破家亡而逃禪者不乏其人，無論是逃禪或「遺民僧」，或是齋志以沒，或是投身佛教弘法事業，成為晚明清初之佛教特色。

三、明鄭時期來台僧人

（一）東寧內外僧侶

1、興隆寺的僧人

明鄭時期來台僧人有記錄者甚少，根據清·黃叔璥轉引自《東寧政事集》記載：「僧道偽額四十五名，年徵度牒銀二百兩；僧每名牒銀二兩，道士每名牒銀五兩。今裁。」²¹略加計算，可以得知，

19. 清·周凱：《廈門志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95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年，頁552。

20. 清·范咸：《重修臺灣府志》，頁394-395。

21. 清·黃叔璥：《臺海使槎錄》卷1，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84年，頁20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二期

當時僧人 8 人，道士 37 人，實徵 201 兩。²² 而在 1664 年 3 月之後，東寧一時來了 4 位僧人，占徵度牒銀全體人數之半，根據現存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新下街興隆寺內的〈開山碑記〉記載：

大清康熙乙巳年，臨濟宗支僧勝芝、茂義、伽、普□，分濟於東寧，見龜山之秀麗、形景而有奇；就處搭蓋草亭，登山伐木，烹茗濟渴行人。嗣募建寺宮，崇祀佛神，護官庇民，安行海舟。自勞苦勤耕，築田、蓋店，以資香燈。後蒙縣主李、參府陳公批，捨北門菜圃一處、店地一所，垂寺宮永奠，宗支接祀。又蒙董、胡二公添捨香燈業課。²³

文中「分濟於東寧」，即是鄭經於 1664 年 3 月改名後之稱。從上文也可知，僧人勝芝一行，最早即是在康熙四年（1665）來台，為臨濟宗支派。此碑無落款，但從碑文之「康熙乙巳年」來看，時台灣仍在鄭氏統治之下，敢稱「大清」者，必然是在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施琅入台之後。

康熙二十三年置鳳山縣，據《鳳山縣采訪冊》載：「在舊城內龜山麓（興隆），縣西十五里，屋九間（額「興隆寺」），康熙五十八年知縣李丕煜建。」²⁴ 李丕煜是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由南平知縣調任鳳山縣（任期 1717-1722），²⁵ 故可知，此碑必然立在康熙五十六年之後，當時正式的名稱是「興隆寺」。

22. 計算公式為 $x = \text{僧}$ ， $y = \text{道}$ ， $x + y = 45$ ， $2x + 5y = 201$ 。

23. 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6 年，頁 20。

24. 清·倪贊元：《鳳山縣采訪冊（丁部）·規制·祠廟（2）》，頁 170。

25. 清·倪贊元：《鳳山縣采訪冊（戊部）·官職·知縣（1）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37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0 年，頁 191-192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四——明鄭時期的逃禪「遺民僧」與禪派



台南大天后宮原是明寧靖王府邸（如地法師／攝）

2、寧靖王捨宅為寺後之住僧

今台南市大天后宮原為寧靖王朱術桂宅邸，施琅定台後改建為天妃宮，蔣毓英的《臺灣府志》說：「天妃宮二所：一在府治鎮北坊赤崁城南。康熙二十三年，臺灣底定，將軍侯施同諸鎮以神有效順功，各捐俸鼎建，廟址即寧靖王故宅也。」²⁶ 根據康熙年間的《閩海偶記》載：「媽祖廟（即天妃也）在南寧坊，有住持僧聖知者，廣東人；自幼居臺，頗好文墨。嘗與寧靖王交最厚，王殉難時，許以所居改廟，即此也。」²⁷

康熙二十二年，馮錫圭等降表出鹿耳門，朱術桂「冠服乘輿出，與鄭克塽、國軒、錫范、繩武、洪磊等諸當事言別，又與左右鄰老

26. 清·高拱乾：《臺灣府志（卷6）歲時·廟宇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年，頁70。

27. 清·吳振臣：《閩海偶記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216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5年，頁19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二期

辭。遂大開門戶，命僧人守候，遂望北叩首二祖、列宗」。²⁸ 朱術桂自殺前夕「命僧人守候」，此僧或許即是聖知。

從上文得知，明鄭滅亡前，有聖知和尚在台南地區活動，今天天后宮仍奉祀朱術桂的牌位一座，上書「本庵捨宅檀越明寧靖王全節貞忠朱諱術桂神位 住持僧宗福耆士楊陞莊咨等全全」。²⁹ 從牌位亦可得知，朱術桂自縊前，應許捨宅為庵，有「住持僧宗福」，此僧亦有可能是前述僧人「聖知」。

3、黃檗山僧繼成

明鄭時期有黃檗山寺僧繼成在台，繼成和尚曾募緣重建清領後府城的黃檗庵，據《臺灣府志》載：「黃檗庵在海會寺南數里。王申年，災於火；歲癸酉，僧繼成募緣重建。」³⁰ 《續修臺灣縣志》則指出，黃檗庵為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左營守備孟大志建。³¹ 又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，府城海會（開元）寺第二代住持福宗所建造之梵鐘銘文上，「諸山鎮釘助緣和尚」中亦有繼成之名。³²

另據李添春〈臺灣佛教史要〉：「隱元禪師之弟子日僧仲祺和尚，曾住福清黃檗山時，有見住臺灣之法弟繼成，登山請設齋上堂。又紫松禪師偕臺灣之比丘尼實法，信女如淑、如珍等登山，設齋請

28. 清·江日昇：《臺灣外記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8 年，頁 433。

29. 臺南大天后宮管委會：《明朝寧靖王府邸祀典臺南大天后宮》，台南：大天后宮，2005 年，頁 2。

30. 清·高拱乾：《臺灣府志》，頁 70、頁 220。

31. 清·謝金鑾：《續修臺灣縣志》卷 5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，頁 342。

32. 李添春：〈開元寺緣起に就て〉，《臺灣佛教》21 卷 4 號，1943 年 4 月，頁 33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四——明鄭時期的逃禪「遺民僧」與禪派

上堂。」³³如此看來，活躍於清領初期的繼成和尚，極可能是明鄭時期來自黃檗山的僧侶，且是隱元之弟子。

4、龍湖巖參徹和尚

今台南縣六甲鄉赤山龍湖巖首位住僧參徹（？-1790），相傳於明鄭時期來台。龍湖巖為鄭氏參軍陳永華（1634-1680）所建。史載：「永華築龍湖巖居，種碧蓮以自娛。」³⁴康熙四年（1665），陳永華師至赤山堡建寺，其情況是：

本廟俗稱岩山廟，是一小寺宇。鄭成功參謀陳永華登赤山，於其坎聽聞和著晨鐘暮鼓的誦經之聲，就而見之，唯有二名僧侶，愛其信仰之深厚，而建廟宇與之。³⁵

相傳龍湖巖首位住持是參徹禪師，《臺灣詩鈔》〈碧雲寺〉條載：「康熙初，僧參徹東來，住錫龍湖巖。」³⁶根據大仙寺所提供資料，參徹從龍湖巖往大仙寺的傳說是，康熙五年（1666），陳永華禮請參徹來台，卓錫龍湖巖，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轉往大仙寺。³⁷後來參徹復又轉往碧雲寺，「愛其山林之秀，遂闢茅結廬，奉龍湖巖之佛祀之。參徹沒，眾葬之寺前，為建浮圖；今尚存」。³⁸

33. 李添春：〈臺灣佛教史要〉，頁 937。

34. 《野史無文·鄭成功海東事（陳永華傳）卷 12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209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8 年，頁 173。

35. 【日】相良吉哉：《臺南州祠廟名鑑·龍湖巖》，台南：臺灣日日新報社，1933 年，頁 100。

36. 連橫：《臺灣詩鈔（卷 17）三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280 種，頁 335。

37. 黃文博、涂順從：《關仔嶺大仙寺》，台南：臺南縣立文化中心，1995 年，頁 10。

38. 同註 36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二期

據大仙寺所存「開山本寺第一代擇參公禪師」墓碑，落款年代為「乾隆歲次庚戌仲春」，參徹圓寂於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，如果他是康熙五年（1666）來台，去世時年齡恐超過140歲，可能性太小。推測參徹來台時間，或許在康熙末、乾隆初較合理。另外，參徹七傳至允謙祖分（?-1826）墓碑上有「臨濟正宗」四字，³⁹因可推知參徹當屬臨濟宗。

（二）明末清初的臨濟宗支派

前述，雖然無法確定寧靖王朱術桂捨宅予聖知和尚之宗派，但無論是興隆寺的「臨濟宗支僧」，或是來自黃檗山的繼成和尚，以及龍湖巖首位住持僧參徹禪師等人，皆為臨濟宗派下僧人。

臨濟宗在五代時期由臨濟義玄創立後，經過宋元明清的闡發，其分支派別不少，元代時，由於皇室介入，宗派正統意識開始抬頭，始有「臨濟正宗」之標榜；但若究其發微，最早應可溯自兩宋間。

日本學者長谷部幽蹊以為，中國佛教宗派意識的萌芽雖可溯自魏晉南北朝，但是給予明清佛教宗派形成刺激的直接契機，可以說是來自於元代華北對「臨濟正宗」的闡揚。⁴⁰

明代崇禎年間，圓信、郭凝之所編集的《五家語錄（序）》在提及臨濟宗傳承時，曰：「南嶽出馬祖一，一出百丈海，海出黃檗運，運得臨濟玄，建立正宗，故成臨濟宗。」⁴¹

39. 黃文博、涂順從：《關仔嶺大仙寺》，頁90-91。

40. 【日】長谷部幽蹊：《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》，京都；同明社，1993年，頁259。

41. 明·圓信、郭凝之編集：《五家語錄（序）》卷1，CBETA, X69n1326, p0022a03-X69n1326, p0022a04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四——明鄭時期的逃禪「遺民僧」與禪派

順治癸巳年（1653）春，費隱通容（1593-1661）在〈五燈嚴統序〉中，以「杭州府餘杭縣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代孫」落款，並曰：「遂致前後以有五家並峙於世，然而若子若孫，一皆覲面提持，當陽契悟，乃展轉派衍長流，無或昧其法系。所謂正宗正脈，行於天下者，名固正而言亦順，縱萬億世，皆足徵其源流可據也。」⁴²費隱通容以「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代孫」自居，是為了追求宗派「名正言順」。

總之，「臨濟正宗」一詞的出現，除了表明「正統」外，為自己派下宗派確立傳承法脈亦為要因。前述，明鄭時期分濟於東寧的勝芝師徒一行，被稱以「臨濟宗支僧」，這代表臨濟宗的支派；而黃檗山繼成、龍湖巖參徹則應為臨濟正宗。



費隱通容禪師像

42. 清·費隱通容：《五燈嚴統目錄·五燈嚴統序》，CBETA, X80n1567, p0543a13-16。